

继女能分得继父的死亡抚恤金吗?

法院:抚恤金不是遗产,未尽赡养义务的,应当不分

《人民法院报》刘熠博 朱小旭 陈金玲

继父去世,继女和继父的子女为分割死亡抚恤金对簿公堂。近日,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重组家庭成员为分割死亡抚恤金引发的共有纠纷。法院综合考虑亲属与死者生前共同居住生活情况、赡养情况、配偶的年龄及身体健康情况等认定死者妻子及亲生子女可以分割死亡抚恤金。两个继女虽然与死者形成事实抚养关系,但因未履行赡养义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1978年,原告李某英(女)带着两个女儿李某玲、李某红与带着一子孙某璋一女孙某逊的孙某(男)重组了一个新的家庭。李某玲、李某红出嫁后便与孙某及其儿女很少来往。2017年,李某英和孙某因都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人照料便分居,各自随自己的孩子生活。2017年至2023年期间,李某英和孙某都曾多次到医院治疗疾病,且都是由各自的亲生子女照料。2023年6月孙某病故,孙某璋、孙某逊将孙某安葬并承担了全部的花费。孙某病故后,李某英、

李某玲、李某红与孙某璋、孙某逊为政府发放的抚恤金7万余元如何分割产生分歧。李某英、李某玲、李某红三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分割孙某名下的7万余元抚恤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李某英、李某玲、李某红是否具有分割案涉死亡抚恤金的资格问题;二是案涉死亡抚恤金的分配问题。死亡抚恤金是有关组织对死者近亲属发放的抚慰金和经济补偿金,用于优抚、救济、抚慰等目的。李某英与孙某结婚后,李某玲、李某红已经与孙某形成事实抚养关系,李某英、李某玲、李某红分别系孙某的配偶和继女,均属于孙某的近亲属,具有参与分割案涉死亡抚恤金的资格。但死亡抚恤金不属于死者的遗产,不能作为遗产进行继承。死亡抚恤金如何分割,在参照民法典继承编相关法律规定的同时,应综合考虑亲属与死者生前共同居住生活情况、赡养情况、配偶的年龄及身体健康情况等进行认定。李某英作为孙某的配偶,已年满93岁,身患多种严重疾病,需要赡养和药物治疗且无固定经济收入,其对孙某的经济依赖程度较

高,对于孙某的死亡抚恤金应当多分;在李某英与孙某分居后,孙某长期随孙某璋、孙某逊生活,二人对其父孙某履行了全部赡养义务,对孙某的死亡抚恤金应当适当多分;李某玲、李某红虽然与孙某形成事实抚养关系,但因其他原因在各自成家后即与孙某及孙某的子女基本断绝往来,在孙某患病后至病逝前也未履行赡养义务,孙某去世后也未到灵前祭奠、未参与办理后事及为其上坟祭祀等,未履行继子女应尽的义务,因此,李某玲、李某红对孙某的死亡抚恤金应当不分。最终法院判决,李某英分得死亡抚恤金4.2万余元,孙某璋、孙某逊各分得死亡抚恤金1.4万余元;驳回李某玲、李某红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抚恤金是国家在死者死亡后,发给死者亲属的费用。国家发放该种费用,是用以优抚、救济死者家属,特别是用来优抚那些依靠死者生活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抚恤金不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也不是死者的遗产,而是属于死者直系亲属的财产。

根据我国目前的有关政策,享有抚恤金待遇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为死者的直系亲属、配偶;二是死者生前主要或部分供养的人。关于参与抚恤金分配的范围,通常我们一般称作家属,但家属并非法律术语,家属即为近亲属,也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包含继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作为参与抚恤金分配的主体。关于抚恤金数额的确定,参与分配的人并不必然是平分分配死者的死亡抚恤金,应当根据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生前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依赖性等因素适当分割。

本案中,李某玲、李某红虽然与孙某形成事实抚养关系,在继父孙某年老后本应履行赡养义务,但因其他原因在各自成家后即与孙某及孙某的子女基本断绝往来,在孙某患病后至病逝前也未履行赡养义务,法官正是综合考虑到李某玲、李某红与死者孙某生前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紧密程度及依赖性等因素,遂作出上述判决。

制度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7月26日发布消息称,为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更好发挥非银行支付机构服务实体经济作用,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 徐俊 作



手术切了部分肾,保险公司:全切才赔?

法院判定保险公司赔2万元并豁免后期保费

《现代快报》池锋 严君臣

如今买保险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在理赔过程中,保险合同双方往往因为对保险条款的不同理解产生争议。近日,记者了解到,江苏如皋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2017年10月,宗某的配偶为宗某在某保险公司投保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约定轻症疾病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并豁免初次确诊轻症疾病之日以后的各期保费,轻症疾病中肾脏切除约定为“指因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导致至少单侧肾切除”。在保险期间内,宗某因患病实施了腹腔镜左肾部分切除术,后来向该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对方却以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肾脏切除条款为由拒赔。

宗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2万元并豁免后期保费,同时提供该保险公司在2021年承保同类保险的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中将肾脏切除列为中症疾病并明确肾脏切除“指因疾病

或意外伤害导致肾脏严重损害,已实施了单侧全肾切除手术。下列情况不在保障范围内:(1)部分肾切除手术;(2)因恶性肿瘤进行的肾切除手术;(3)作为器官捐献者而实施的肾切除手术”。

审理中,双方对宗某所签保险合同中的“至少单侧肾脏切除”的理解存在争议。宗某认为单侧肾脏切除应包含单侧肾全部切除以及单侧肾部分切除,而保险公司则认为单侧肾切除仅指单侧肾全部切除。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案涉保险公司与宗某订立的保险合同,采用的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条款中肾脏切除条款来看,并未明确定义仅指单侧肾全部切除,即从文义上看应包含单侧肾全部切除或者部分切

除。而保险公司此后在2021年度承保并采用的同类保险条款即明确单侧肾切除为全部切除,不包含部分切除。

故在该保险公司与宗某对合同条款理解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宗某的解释,宗某所实施的左肾部分切除术符合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依法、依约承担保险责任,最终判决案涉保险公司给付宗某保险金2万元并豁免后期保费。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法:

民法典明确,合同争议条款以合同文本所用词句本身的文义解释为基础,同时将相关条款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判断,通过整体解释等方式探究合同真意。保险法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的情况也有明确规定,作为保险人理应在其使用的保险条款中将相应的术语、内容予以明确,作出唯一解释,以充分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航拍爱好者『黑飞』被罚

通讯员 杨宝露 陈嘉琳

近日,诸暨一男子许某某因无人机未实名登记,被警方行政处罚。

7月26日晚上近11点,陶朱派出所民警发现,有一异常闪光点在五泄江空中盘旋,民警属早雨发现这一异常情况之后,在巡特警大队的帮助下,很快就根据无人机飞行位置,锁定了使用者许某某,并暂扣了飞行设备。

“我是个摄影爱好者,无人机就是随便飞飞,拍拍风景的,就没有把实名登记的事情放在心上。”许某某说。

经调查,许某某使用的是一架未经过实名认证的大疆air3微型无人机,是一次未经申请报备的“黑飞”。

目前,许某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许某某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警方提示: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未经实名登记实施飞行活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操控者操控无人机前,应先实名认证,并了解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在明确禁飞区域和限飞区域,按规定向相关部门登记备案,获取合法飞行资格。违反无人机飞行规定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